

【庖丁篇】— 刊於《經濟日報》2021年3月11日

疫情現惡果 工時萎縮收入銳降

李家濤

科大商學院利國偉商學教授、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政府統計處日前公布，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經季節性調整的本地失業率為7%，較10月至12月數字再上升0.4個百分點，是近17年來高位；同期整體就業不足率也從3.4%，上升至3.8%；總就業人數較10至12月減少約17,100人至3,630,600人；總勞動人口為3,884,000人，減少約9,400人，數據的變化反映新冠病毒疫情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以為今年底能夠把疫情化解，是言之尚早，不切實際的，意味疫情和破壞力還會繼續肆虐多一段長時間。

全球損失 2.55 億個全職工作

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 ILO)今年1月底所作的評估（見 *Seventh edition of the ILO Monitor: COVID-19 and the world of work*），疫情令全球勞工市場和勞工收入大幅萎縮。據ILO的調研，去年的疫情令生產和經濟活動飽受打擊，對比2019年第四季，2020同期全球工時萎縮了8.8%，相當於2.55億個全職工作（設定每周工作48小時），是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就業市場危機。大規模的就業損失，導致全球勞工所得急遽減少了3.7萬億美元（相當於28.8萬億港元），約為全球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4%，其破壞力是2009年金融海嘯時的4倍。

很顯然，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對勞工市場和工人所得損失所造成的創傷，其後遺影響和破壞力還未完全顯現，工時和勞工收入萎縮，也只是冰山其中一角。ILO的分析報告指出，照目前所見，疫情在不同經濟體、地緣和勞工市場之間產生差異性影響。

女性受影響較男性大

在勞工市場層面，女性受影響大於男性。ILO對廿八個歐洲國家進行調研，發現女性勞工收入減少的幅度較男性為大數。原因是女性勞工為被削去更多工時。

全球而言，女性的就業損失為 5%；男性為 3.9%。另一方面，年青人（15 至 24 歲）就業損失為 8.7%，成年人則為 3.7%。換句話說，婦女和年青人在就業市場中，是最容易失去工作的群組人口。

此外，在發展中和已發展的不同經濟體，由於經濟實力差距大，貧富懸殊，形成的「K 型復蘇」（K-shaped recovery），最終會加劇全球貧富懸殊的不公平性。再者，目前在經濟體上端的金融市場一片熱哄，股市一度屢創新高，但下端的實體經濟則每下愈況，使收入的分配進一步出現「兩極化」。上端工作的人，在疫情中未受到重大影響，但在下端的，如製造業工人就失去工作，所得損失嚴重。

分配不公平性惡化

至於受影響的行業，以酒店住宿和餐飲業行業為「重災區」，就業損失最大，緊隨其後為批發和製造業。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口深入疫情所傷。反之，從事資訊通訊、金融和保險等行業的人，其勞工所得卻在去年第二和第三季中有所增加，有所受惠。換言之，危機對低收入勞動者產生嚴重影響。低技能職業的工時損失，高於高薪管理和專業崗位。按 ILO 的調研，勞工的收入和所得分配，在疫情中造成更大的不公平性。

這種帶社會性的嚴重不良後果，超越純失業的經濟意義本身，意味疫情過後，各國政府需要面對更棘手的施政難題。更值得注意的是，年青就業人口（尤其是去年大學畢業生）在新冠疫情中的遭遇，他們在新加入勞工市場的起步，便遭逢一波三折，飽受挫折，情況不僅令這些年青就業人口墮入「勞工收入萎縮」的外部環境中，不容易建立自身的長遠職業計劃，若疫情持續延伸，未能及早控制，還影響到年青人未來的發展前途以至組織家庭的能力。這無疑是當前疫情造成勞工收入萎縮經濟問題的「溢出」後果，事態的演變值得關注。

按照香港最新的就業報告，受疫情影響的行業，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失業率上升 0.7 個百分點至 11.3%，合計就業不足率則升 0.9 個百分點至 6.6%紀錄高位。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分別顯著上升至 14.7%和 10%，情況最為惡劣。這些工作技能較低的就業人口，無疑是最受創傷的一群人。事實上，在經濟衰退時，低技術工作技能和年青的就業人口在勞工市場得到的工作保障最為脆弱。如何改善這批人的就業保障機會，的確是一個需要處理的社會問題。

未來三個復蘇情景

隨着多國開始為國民注射新冠病毒疫苗，據 ILO 的評估，2021 年有三個復蘇情景，分別為基準、悲觀和樂觀情景。基準的情景是，全球的工時損失約為 3%（對比 2019 年第四季），相當於 9000 萬個全職工作；悲觀的情景——情況包括各國政府為國民注射疫苗進展緩慢、商業和消費信心疲弱，情景是全球有 4.6% 的工時損失，相等於 1 億 3 千萬個全職工作；樂觀的情景，是隨着經濟快速反彈，商業和信心恢復，疫情受到控制，能夠恢復 3600 萬個全職工作，但即使出現樂觀的情景，依然有 1.3% 的實現落差。總的來說，無論出現那一個情景，美洲、歐洲和中亞地區將面對較其他地區雙倍的工時損失。

印証世衛組織緊急項目執行主任瑞安（Michael Ryan）於 3 月 1 日的評估，以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可以在今年底結束，是言之尚早，亦是不切實際，若不幸而言中，則今年全球就業市場能夠達致「樂觀的情景」，成事的可能性並不大，也就意味全球勞工市場和勞工收入萎縮的情況，還會延續一段相對長的時間。

低技術就業保障問題突出

如何紓解問題？國際勞工組織指出，疫情危機加劇了不平等，導致貧困的後遺症和社會經濟不穩定，這將是毀滅性的。ILO 提出，復蘇戰略必須以人為本，施政者需要有適當的工資政策，既要考慮就業和企業的可持續性，也要解決不平等現象。

低工作技能者和年青勞動人口，在勞工市場是脆弱的一群，如何通過政策來強化他們的工作保障，包括職業新技能培訓，在職進修的補貼，或通過免稅額來鼓勵低技術工人進修，無疑是勞工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次新冠疫情造成大規模的工時損失，導致全球性勞工收入萎縮。在香港，部分低就業技能的勞動力失去工作後，沒有固定的定期收入，有人淪落到要露宿街頭，無疑把勞工市場這個長期政策性問題，進一步突顯出來。

據國基會去年 6 月的一項調查報告(*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Recession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Pandemic Recession*)發現，在金融危機和疫情造成的兩次經濟衰退，能夠進行遠距工作（telework）的失業上升幅度，較不能遠程工作的為少。之所以能夠如此，不光是這些職業崗位能夠滿足「社交距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這方面的就職者擁有較高學歷和高工作技能，因而應對經濟衰退帶來衝擊有更大的能力，從中也可以對勞動者有所啟迪。在勞工市場，擁有高工作技能，與時俱進，是工作保障的有效手段。總體而言，在後疫情時代，政府如何及早收復疫情對勞工市場和勞工收入減少的經濟問題，以及伴隨

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社會不公平性，無疑是社會秩序穩定運行的關鍵。